

DOI: 10.20271/j.cnki.1673-9833.2026.3012

湖北省及其市州乡村振兴水平测度与障碍因子研究

王绍祺¹, 周湘华^{1,2}

(1. 湖南工业大学 土木与环境工程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2. 湖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 长沙 410022)

摘要: 为进一步推动湖北省乡村振兴发展, 构建了多指标综合评价体系, 运用熵权法和障碍度模型对2012—2021年湖北省17个市(州)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和障碍因子进行测度。研究发现: 湖北省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稳步上升, 仅2020年因突发疫情出现波动; 湖北省地区发展不平衡, 武汉市的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乡村振兴子系统存在发展不均衡和发展速度缓慢的问题; 制约湖北省乡村振兴发展的主要因素为科技和乡村治理投入水平。据此, 建议加快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 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加大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力度, 鼓励农业科学技术创新; 鼓励移风易俗, 挖掘民俗文化; 完善乡村治理体系, 推动多方参与。

关键词: 乡村振兴; 湖北省; 水平测度; 熵权法; 障碍度模型

中图分类号: F3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9833(2026)03-0094-09

引文格式: 王绍祺, 周湘华. 湖北省及其市州乡村振兴水平测度与障碍因子研究[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 2026, 40(3): 94-102.

Research on the Measure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Level and Obstacle Factors in Hubei Province and Its Cities and Prefectures

WANG Shaoqi¹, ZHOU Xianghua^{1,2}

(1. School of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2. Hunan Academy of Building Research Co., Ltd., Changsha 410022, China)

Abstract: In view of a further promo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Hubei Province,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ystem with multiple indicators has thus been established, with the entropy weight method and obstacle degree model adopted to measure the development level and obstacle factor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cross 17 cities (prefectures) in Hubei Province from 2012 to 2021.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level of Hubei Province shows a steadily rising tendency, with only a fluctuation observed in 2020 due to the sudden outbreak of the pandemic. There is a disparity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Hubei Province, with Wuhan's development level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other areas.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ubsystem is characterized with an uneven development and slow growth, with the primary constraints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Hubei Province being the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and rural governance investment levels. Accordingly, it is recommended that regional integration be accelerated and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gap be narrowed, that financial expenditures on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e increased and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s be encouraged,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customs be encouraged and folk cultures be explored, and that the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be improved and multi-party participation be promoted.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Hubei Province; level measurement; entropy weight method; obstacle degree model

收稿日期: 2024-09-26

作者简介: 王绍祺, 男, 湖南工业大学硕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城乡发展与区域规划, E-mail: 2245130737@qq.com

通信作者: 周湘华, 男, 湖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土空间规划, 建筑设计等, E-mail: w953772155@163.com

1 研究背景

2022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显示,中国乡村人口总数高达4.98亿,占总人口数的35.28%。乡村的建设与发展直接关系到全国近四成人民的福祉,也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一环。在中国高速发展背景下,城乡二元制度导致的城乡发展失衡和乡村衰败问题日益凸显^[1]。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并做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决策^[2]。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在乡村经济亟待发展、乡村面貌亟待改善的背景下,乡村振兴已然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并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当前学术界对于乡村振兴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乡村振兴内涵诠释与实施路径、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水平测度评价等三方面。1)乡村振兴内涵诠释与实施路径研究。乡村振兴战略思想是新时代以来基于我国基本国情的转变^[4],对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思想,以及历代共产党人农村发展思想的融会贯通^[5]。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是“战略”、关键是“振兴”、靶向是“乡村”^[6]。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路径可概括为“一推二改三振”,即城镇化协同推进战略、乡村土地改革和乡村治理改革战略、乡村教育振兴、产业振兴和文化振兴战略6个有机组成部分^[7]。2)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白永秀等^[8]提出了有效衔接理论框架,并构建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研究内容体系;尹成杰^[9]系统论述了建立健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长效机制;李博等^[10]针对欠发达地区,具体论述了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政策优化路径。3)乡村振兴水平测度评价。前两个方面研究多是从基础理论、路径分析以及政策优化等角度对乡村振兴进行定性分析,而对乡村振兴的定量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且主要集中在乡村振兴水平测度评价方面。徐雪等^[11]测算了全国省域层面乡村振兴水平综合指数及5个子系统指数,揭示了乡村振兴及各子系统水平的区域差异及演进趋势;时朋飞等^[12]在测算全国省域乡村振兴水平的基础上,着重对全国乡村振兴水平空间分异与收敛性研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对策建议;刘惠良等^[13]从绿色发展背景下构建了省域乡村振兴水平测度评价指标体系,并总结了乡村振兴发展趋势及驱动因素;王青等^[14]考察了我国各区域乡

乡村振兴水平测度,并得出我国各地区发展不平衡情况有所减弱的结论;徐雪^[15]、李国栋^[16]等均对西部地区进行了乡村振兴水平测度,从各自的角度对西部各省发展的影响因素、区域差异进行了阐释;宋川等^[17]从市县域尺度测算了河北省乡村振兴水平,发现地区之间发展差异较大,乡村基础设施落后、经济发展水平低等现象仍然突出。

综上所述,乡村振兴发展评价相关定量研究较少,且多停留在省域尺度,市县域研究尺度和有关乡村振兴发展制约因素的研究都相对稀缺。湖北省尤其缺乏市县尺度上乡村振兴水平测度和制约因素相关研究,缺乏乡村振兴相关政策制定与完善依据。本文将运用熵权法和障碍度模型等方法,针对湖北省范围内17个市州进行乡村振兴水平测算以及制约因素分析研究,明确推动乡村发展的障碍因子,为湖北省各市(州)建立健全乡村振兴相关政策提供依据支撑。

2 研究区概况、指标体系及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湖北省地处华中地区,长江中游,下辖12个地级市、1个自治州及4个省直辖县级行政区(见图1)。湖北省西部多为山地,东、北为丘陵,中南部为平原,除山地外,大部分地区雨热同期,光热充足。截至2023年,湖北省行政区面积为18.59万km²,占全国总面积的1.94%;全省地区生产总值为55803.63亿元,占全国生产总值的4.43%,比上年增长6.0%;2023年全省粮食总产量为2777万t,占全国总产量的3.99%,同比增加35.8万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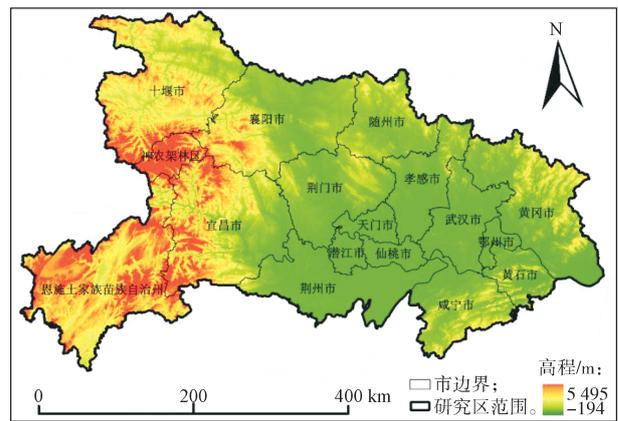


图1 湖北省地形图

Fig. 1 Topographic map of Hubei Province

2.2 指标体系构建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发展的要求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基于此,本研究拟结合湖北省乡村发展的实际情况和

要求,参考现有相关研究^[18-22],结合数据的科学性、系统性、全面性和可获取性等原则,构建了由5大子系统、10个维度和22项评价指标组成的评价体系,如表1所示。

表 1 湖北省乡村振兴水平测度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measur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level in Hubei Province

系统目标	子系统	维度	具体指标	属性
乡村振兴 综合水平	产业兴旺	粮食产业	人均粮食产量,粮食总产量/乡村常住人口(kg/人)(X_1)	正
			耕地单产量,粮食总产量/粮食播种面积(kg/ha)(X_2)	正
		产业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水平,农村用电量/粮食播种面积(kW·h/ha)(X_3)	正
			农业投入水平,农林水事务财政支出/粮食播种面积(元/ha)(X_4)	正
			农业产出水平,农林牧渔产业总值/粮食播种面积(元/ha)(X_5)	正
			农林牧渔服务业发展水平,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乡村常住人口(元/人)(X_6)	正
	生态宜居	环境保护	农药使用强度,农药使用量/粮食播种面积(kg/ha)(X_7)	负
			化肥使用强度,化肥使用量/粮食播种面积(kg/ha)(X_8)	负
		生态治理	环保投入水平,环保财政支出/乡村常住人口(元/人)(X_9)	正
			植树数量,四旁零星植树数(万株)(X_{10})	正
	乡风文明	文明发展	文、体、娱投入水平,文体传媒财政支出/乡村常住人口(元/人)(X_{11})	正
			科技投入水平,科学技术财政支出/乡村常住人口(元/人)(X_{12})	正
		科教水平	中小学教育水平,农村中小学数量/乡村常住人口(个/万人)(X_{13})	正
			教育投入水平,教育财政支出/乡村常住人口(元/人)(X_{14})	正
	治理有效	治理能力	每万人基层党组织、村委会数,基层党组织、村委会总数/乡村常住人口(个/万人)(X_{15})	正
			乡村治理投入水平,城乡事务财政支出/乡村常住人口(元/人)(X_{16})	正
		社会保障	基本卫生水平,卫生机构数/乡村常住人口(个/万人)(X_{17})	正
			社会保障水平,社会保障与就业财政支出/乡村常住人口(元/人)(X_{18})	正
	生活富裕	农民收入	乡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X_{19})	正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数,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之差/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100%(%)(X_{20})	负
		生活水平	乡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元)(X_{21})	正
			乡村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生活消费总支出*100%(%)(X_{22})	负

2.3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均来源于2013—2022年的《湖北统计年鉴》《湖北农村统计年鉴》、17个地级市(州)统计年鉴、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其中,黄冈市、鄂州市、仙桃市与神农架林区存在少部分缺失数据,均使用SPSS软件通过多重插补法进行补充,以尽可能减少误差。

3 研究方法

3.1 熵权法

与专家打分法、层次分析法等主观分析法不同,熵权法是一种通过指标体系中指标层信息熵从而确定各指标权重的客观分析法,能够减少主观因素对研究的影响,降低研究误差,提高研究的科学性和可信度。具体步骤如下。

1)为了消除不同指标之间存在的单位、量纲等差异,对数据使用极差标准化法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对于正向指标,处理公式为

$$X'_{ij} = \frac{X_{ij} - X_{ij, \min}}{X_{ij, \max} - X_{ij, \min}}; \tag{1}$$

对于负向指标,处理公式为

$$X'_{ij} = \frac{X_{ij, \max} - X_{ij}}{X_{ij, \max} - X_{ij, \min}}。 \tag{2}$$

式(1)(2)中: $X_{ij, \min}$ 和 $X_{ij, \max}$ 分别为 X_{ij} 在第 j 项指标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X_{ij} 为初始指标值; X'_{ij} 为 X_{ij} 无量纲化处理后的标准值。

2)计算 X'_{ij} 的贡献度 P_{ij} 。

$$P_{ij} = \frac{X'_{ij}}{\sum_{i=1}^m X'_{ij}}。 \tag{3}$$

3)计算第 j 项指标的信息熵值 e_j 。

$$e_j = -k \sum_{i=1}^m P_{ij} \ln P_{ij}, \quad k = \frac{1}{\ln m}。 \tag{4}$$

4)计算差异系数 g_j ,并进一步计算各项指标权重 W_j 。

$$g_j = 1 - e_j \quad (5)$$

$$W_j = \frac{g_j}{\sum_{j=1}^n g_j} \quad (6)$$

5) 计算乡村振兴综合水平得分 F 。

$$F = \sum_{j=1}^n X'_{ij} W_j \quad (7)$$

因最终结果多为小数, 故将所有结果乘 100 以便进行对比分析。

3.2 障碍度模型

为了进一步明确各指标对湖北省乡村振兴发展的制约程度, 本文采用障碍度模型对各指标制约程度进行量化处理。

$$I_{ij} = 1 - X'_{ij} \quad (8)$$

$$O_{ij} = \frac{I_{ij} W_j}{\sum_{j=1}^n I_{ij} W_j} \times 100\% \quad (9)$$

式(8)(9)中: I_{ij} 为指标偏离度, 表示单项指标与乡村振兴发展目标的差距; O_{ij} 为指标层障碍度, 值越大, 代表该指标对湖北省乡村振兴发展影响程度越大。

4 湖北省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结果分析

4.1 湖北省整体演变趋势

2012—2021 年湖北省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及其子系统得分变化情况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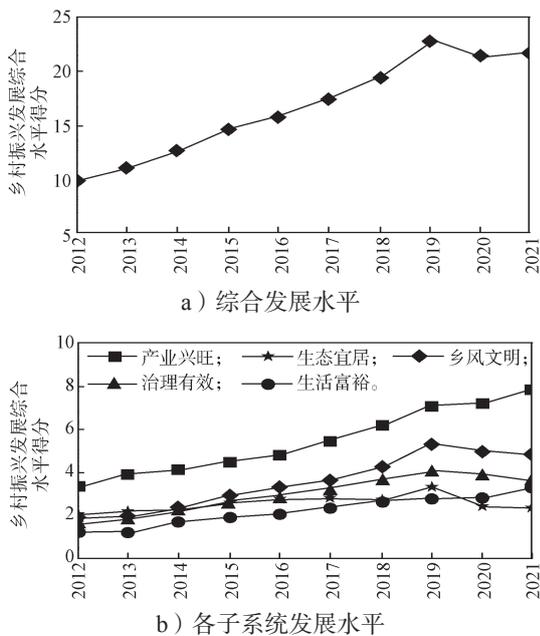


图 2 2012—2021 年湖北省乡村振兴发展综合水平及其子系统演变趋势

Fig. 2 Comprehensive level and subsystem evolution trend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development in Hubei Province, 2012—20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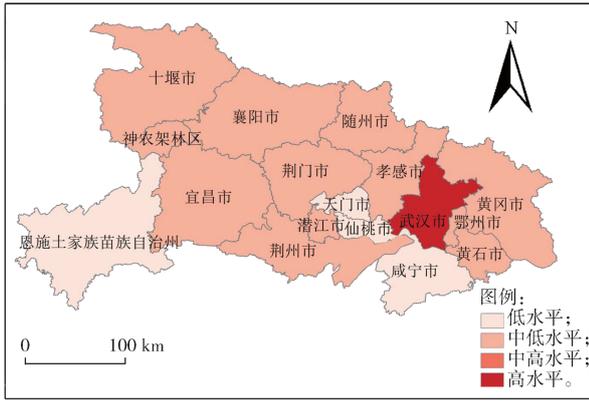
由图 2 可知, 从整体上看, 2012—2019 年湖北省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快速提升, 增幅高达 129.97%, 年均增幅达 12.63%。2019 年底, 新冠疫情来势汹汹, 在此背景下, 湖北省乡村振兴发展受到一定冲击, 2019—2020 年期间综合水平小幅度下滑, 降幅为 6.31%。作为全国范围内受到疫情冲击最严重的省份, 湖北省各级人民政府通过积极落实助农政策、加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支持力度、构建农产品交易平台等措施, 有效遏制了发展负增长的势头, 2020—2021 年期间湖北省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重拾增长势头, 增幅约为 2.46%。

从子系统上看, 产业兴旺在 10 a 内的发展水平增幅达 133.20%, 对比其他子系统, 其发展水平最高, 发展势头最猛, 说明乡村产业在近年来发展迅速, 发展水平较高, 是带动湖北省乡村振兴的火车头。生态宜居、乡风文明与治理有效的发展趋势基本相似, 其发展水平在 2012—2019 期间均连年提升, 增幅分别为 67.84%, 192.84%, 172.41%, 但是在 2019—2021 年期间, 均有所下降, 降幅分别为 29.4%, 9.86%, 12.92%, 发展趋势与综合水平发展趋势相似, 说明生态宜居、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发展可能受疫情冲击的影响较大。生活富裕发展水平在 2012—2021 年间持续提升, 增幅为 81.42%。2021 年我国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 湖北省脱贫人口当年人均纯收入为 12 835.37 元, 人民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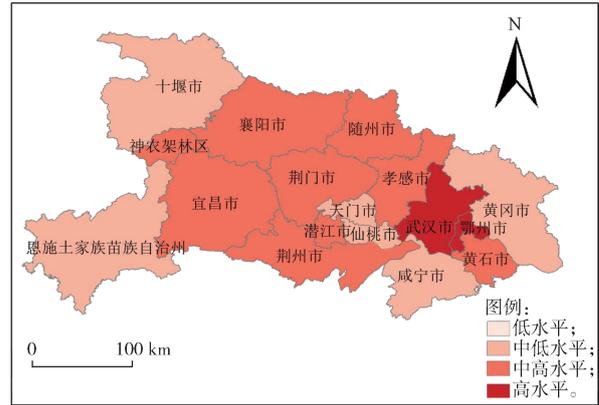
总之, 五大子系统在 2012—2019 年期间均呈现正向发展态势。2018 年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各系统增幅迅速提高。2019 年后, 湖北省首先遭遇新冠疫情, 对乡村振兴发展造成了一定阻力。2020—2021 期间, 湖北省乡村振兴逐步走出疫情阴霾, 重新实现正增长, 这离不开湖北省各级人民政府和湖北人民的不懈奋斗。

4.2 市(州)空间格局演变趋势

为了对比各市(州)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演变趋势, 选择 2013 年、2015 年、2017 年、2019 年和 2021 年共 5 a 为关键时间点, 运用 ArcGIS 软件将各市(州)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划分等级后可可视化处理。等级划分方法参考谭燕芝^[23]、张艾佳等^[24]提出来的: 以平均发展水平 16.75 为标准, 低于平均发展水平 50% 的为“低水平”等级, 介于平均发展水平 50%~100% 的为“中低水平”等级, 介于平均发展水平 100%~150% 的为“中高水平”等级, 高于平均发展水平 150% 的为“高水平”等级, 所得结果如图 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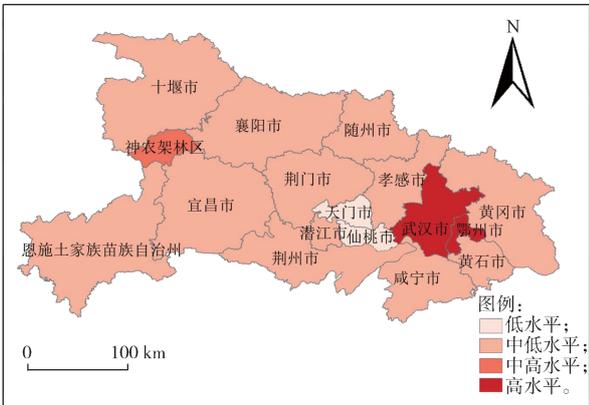


a) 201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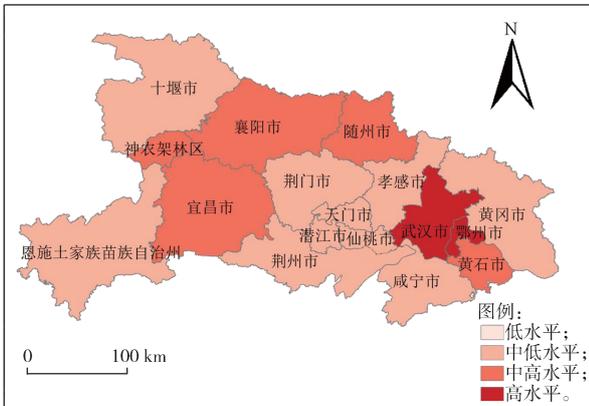


e) 202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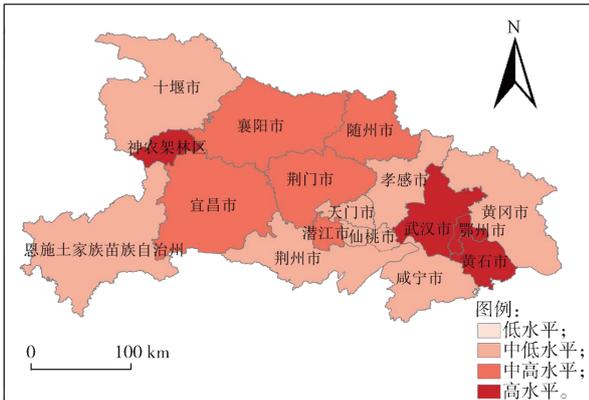
图3 湖北省各市(州)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演变趋势
 Fig. 3 Evolution trend of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leve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ities (states) of Hubei Province



b) 2015年



c) 2017年



d) 2019年

由图3可知,2013—2021年期间,湖北省各市(州)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均有不同程度提升,整体发展迅速。其中,武汉市增幅最大,达227.33%;其次为鄂州市,增幅为157.51%;增幅最小的是襄阳市,为69.14%。2013年,低水平等级城市最多,有4个,分别为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下文统称为“恩施州”)、天门市、仙桃市和咸宁市。2015年,低水平城市减至2个,且出现中高水平城市。直到2015年,湖北省乡村振兴发展仍呈现以武汉市为全省唯一高水平城市的单一增长极空间格局。2017年,低水平等级城市全面清零,并开始形成除武汉市以外的中高水平城市群。到2021年,湖北省形成了“1高、10中高、6中低水平”的空间格局,中高水平等级城市聚集在湖北省中部,中低水平等级城市分布在湖北省西北、西南、东北和东南部。

总而言之,在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之前,湖北省整体发展水平不高,仅有武汉市发展良好,甚至有数个地区为低水平发展等级。在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并深入贯彻落实之后,全省整体发展水平提升迅速,即使遭遇突发疫情,也经受住了冲击,展现了发展韧性,这说明湖北省乡村振兴发展成果扎根深、活力强。

4.3 市(州)子系统差异

2012—2021年湖北省各市(州)乡村振兴子系统发展结果统计如表2所示。

从产业兴旺上看,2012—2021年期间省平均发展水平为5.49,有8个市(州)超过平均水平,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为鄂州市(10.21),其次为武汉市(9.20),发展水平最低的是恩施州(2.29);全省年均增幅为9.87%,武汉市(13.55%)位居榜首,襄阳市(3.97%)最低。武汉市和鄂州市产业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均较高,襄阳市、荆门市、仙桃市和神农

架林区产业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均有待提高,其他市(州)的产业发展水平欠佳,但发展势头较猛。

表2 湖北省市(州)乡村振兴子系统发展情况

Table 2 Rural revitalization subsystem development in Hubei Province and its municipalities

地区	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	
	均值	年增幅/%	均值	年增幅/%	均值	年增幅/%	均值	年增幅/%	均值	年增幅/%
武汉市	9.20	13.55	3.52	3.11	17.18	17.08	14.67	15.78	3.37	7.28
黄石市	5.77	11.28	3.22	10.31	4.40	9.25	2.17	8.54	2.25	13.07
十堰市	2.84	9.46	3.09	0.45	2.31	3.97	2.21	7.62	1.18	32.72
宜昌市	6.01	9.75	1.98	0.72	2.97	9.31	3.15	5.45	2.46	14.16
襄阳市	6.88	3.97	2.57	2.89	2.75	8.22	3.40	11.33	2.45	8.60
鄂州市	10.21	10.04	3.33	-3.90	8.04	16.36	4.95	17.85	2.40	13.08
荆门市	7.44	7.03	1.78	-1.82	1.99	6.89	1.87	8.30	2.46	11.18
孝感市	3.93	12.03	4.13	3.57	1.32	12.33	1.00	10.83	2.16	14.81
荆州市	5.46	10.07	2.07	1.48	1.20	6.20	1.54	3.23	2.46	11.26
黄冈市	3.97	9.15	2.56	0.30	1.20	4.02	1.40	1.98	1.83	15.41
咸宁市	4.17	12.60	1.89	0.46	2.01	6.78	1.35	7.25	2.12	11.64
随州市	7.95	12.66	2.42	-4.59	2.24	10.81	2.64	8.34	2.34	12.86
恩施州	2.29	11.75	1.89	0.68	1.88	7.11	1.65	4.10	1.25	31.38
仙桃市	4.19	5.88	1.22	3.18	1.02	14.54	1.16	19.57	2.61	4.48
潜江市	5.57	11.43	1.21	3.03	1.79	7.55	2.12	4.47	2.72	12.85
天门市	3.56	11.21	0.96	3.12	0.75	13.44	1.24	3.89	2.44	7.23
神农架林区	3.96	7.28	4.94	6.25	7.31	7.79	3.95	6.25	1.21	14.44
全省平均	5.49	9.87	2.52	1.90	3.55	11.39	2.97	10.07	2.22	11.55

从生态宜居上看,2012—2021年间省平均发展水平为2.52,共有8个市(州)超过平均水平,神农架林区(4.94)和孝感市(4.13)的发展水平最高,天门市(0.96)最低;全省年均增幅为1.90%,黄石市(10.31%)发展速度最快,鄂州市(-3.90%)、荆门市(-1.82)和随州市(-4.59)出现负增长。除黄石市外,其他市(州)发展速度均不显著,整体发展水平不高。

从乡风文明上看,全省平均发展水平为3.55,有4个市(州)超过平均水平,武汉市(17.18)遥遥领先第二名鄂州市(8.04),天门市(0.75)发展水平最低;全省年均增幅为11.39%,武汉市(17.08%)和鄂州市(16.36%)发展速度最快。这表明湖北省乡风文明发展不均衡,高发展水平地区主要分布在东部。

从治理有效上看,省平均发展水平为2.97,共5个市(州)超过平均水平,武汉市(14.67)发展水平最高,其次为鄂州市(4.95),孝感市(1.00)发展水平最低;省平均增幅为10.07%,仙桃市(19.57%)位居第一,黄冈市(1.98%)最低。治理有效子系统呈现以武汉市为单一核心的发展格局,内部发展不均衡。

从生活富裕上看,全省平均发展水平为2.22,共有11个市(州)超过平均水平,武汉市(3.37)全省最高,其次为潜江市(2.72),十堰市(1.18)最低;

全省平均年增幅为11.55%,十堰市(32.72%)最高,仙桃市(4.48%)最低。生活富裕在全省范围内发展较为均衡,同时大多数地区年增幅较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及社会公平进一步发展。

5 湖北省乡村振兴发展障碍因子分析

为了深入识别影响湖北省乡村振兴发展的关键障碍,并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数据支持,本研究运用障碍度模型将2013,2017,2021年湖北省乡村振兴发展排名前两位的障碍因子筛选出来,结果详见表3。

湖北省各市(州)在2013—2021年期间乡村振兴发展首要和次要障碍因子具有高度一致性,除武汉市外均为科技投入水平和乡村治理投入水平,并且障碍度大体连年上升。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只有优先发展科学技术,才能打破生产力的桎梏,为乡村振兴发展注入更强大动力。当前湖北省乡村振兴仍存在产业集中度低、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效率不高以及创新型人才匮乏等问题。各级人民政府应该加大科学技术投入、培养科技创新人才以及制定科学高效政策,积极引导乡村科技发展,解放生产力,提高产出效率。而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基石,关系到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更关系到农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满足感。当下湖北省乡村仍然面临着乡村治理体系不完善、各

部门缺乏协同合作以及基层事务权责划分模糊等问题。各级人民政府要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体系,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2013—2021年武汉市首要和次要障碍因子分别

从科技投入水平、乡村治理投入水平向环保投入水平和文体娱乐投入水平转变。这种变化表明武汉市乡村振兴发展的重点从解放生产力、完善治理体系转向提升人民精神追求和人居环境质量。这同时揭示了湖北省乡村振兴发展后阶段的主要发展方向。

表3 湖北省市(州)乡村振兴发展障碍因子

Table 3 Obstacles to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process in Hubei Province and its municipalities

地区	2013	2017	2021
武汉市	$X_{12}(18.00\%)$ 、 $X_{16}(11.43\%)$	$X_{11}(13.21\%)$ 、 $X_{12}(13.11\%)$	$X_9(17.96\%)$ 、 $X_{11}(17.59\%)$
黄石市	$X_{12}(17.44\%)$ 、 $X_{16}(14.99\%)$	$X_{12}(18.81\%)$ 、 $X_{16}(15.70\%)$	$X_{12}(18.51\%)$ 、 $X_{16}(15.99\%)$
十堰市	$X_{12}(16.78\%)$ 、 $X_{16}(14.61\%)$	$X_{12}(17.20\%)$ 、 $X_{16}(14.66\%)$	$X_{12}(17.53\%)$ 、 $X_{16}(15.38\%)$
宜昌市	$X_{12}(17.06\%)$ 、 $X_{16}(14.59\%)$	$X_{12}(17.59\%)$ 、 $X_{16}(14.33\%)$	$X_{12}(18.29\%)$ 、 $X_{16}(15.67\%)$
襄阳市	$X_{12}(17.19\%)$ 、 $X_{16}(14.89\%)$	$X_{12}(18.21\%)$ 、 $X_{16}(13.94\%)$	$X_{12}(18.81\%)$ 、 $X_{16}(15.24\%)$
鄂州市	$X_{12}(17.95\%)$ 、 $X_{16}(15.32\%)$	$X_{12}(18.99\%)$ 、 $X_{16}(14.35\%)$	$X_{12}(19.81\%)$ 、 $X_{16}(17.98\%)$
荆门市	$X_{12}(17.19\%)$ 、 $X_{16}(14.95\%)$	$X_{12}(17.84\%)$ 、 $X_{16}(15.64\%)$	$X_{12}(18.49\%)$ 、 $X_{16}(16.05\%)$
孝感市	$X_{12}(16.93\%)$ 、 $X_{16}(14.79\%)$	$X_{12}(17.21\%)$ 、 $X_{16}(15.08\%)$	$X_{12}(18.36\%)$ 、 $X_{16}(16.15\%)$
荆州市	$X_{12}(16.87\%)$ 、 $X_{16}(14.77\%)$	$X_{12}(17.45\%)$ 、 $X_{16}(15.23\%)$	$X_{12}(18.00\%)$ 、 $X_{16}(15.80\%)$
黄冈市	$X_{12}(16.89\%)$ 、 $X_{16}(14.85\%)$	$X_{12}(16.97\%)$ 、 $X_{16}(14.92\%)$	$X_{12}(17.75\%)$ 、 $X_{16}(15.49\%)$
咸宁市	$X_{12}(16.67\%)$ 、 $X_{16}(14.58\%)$	$X_{12}(17.23\%)$ 、 $X_{16}(15.04\%)$	$X_{12}(17.68\%)$ 、 $X_{16}(15.49\%)$
随州市	$X_{12}(17.35\%)$ 、 $X_{16}(15.16\%)$	$X_{12}(18.60\%)$ 、 $X_{16}(15.82\%)$	$X_{12}(20.11\%)$ 、 $X_{16}(17.48\%)$
恩施州	$X_{12}(16.42\%)$ 、 $X_{16}(14.36\%)$	$X_{12}(16.77\%)$ 、 $X_{16}(14.67\%)$	$X_{12}(17.06\%)$ 、 $X_{16}(14.98\%)$
仙桃市	$X_{12}(16.51\%)$ 、 $X_{16}(14.50\%)$	$X_{12}(17.08\%)$ 、 $X_{16}(14.81\%)$	$X_{12}(17.62\%)$ 、 $X_{16}(15.11\%)$
潜江市	$X_{12}(16.69\%)$ 、 $X_{16}(14.65\%)$	$X_{12}(17.60\%)$ 、 $X_{16}(15.58\%)$	$X_{12}(18.23\%)$ 、 $X_{16}(15.94\%)$
天门市	$X_{12}(16.40\%)$ 、 $X_{16}(14.36\%)$	$X_{12}(16.86\%)$ 、 $X_{16}(14.79\%)$	$X_{12}(17.32\%)$ 、 $X_{16}(15.20\%)$
神农架林区	$X_{12}(17.86\%)$ 、 $X_{16}(14.84\%)$	$X_{12}(18.39\%)$ 、 $X_{16}(16.50\%)$	$X_{16}(16.68\%)$ 、 $X_{12}(16.66\%)$

6 结论与建议

6.1 结论

通过对2012—2021年湖北省各市(州)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和障碍因子进行测算,得出的结论如下:

1)从全省整体来看,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呈现持续增长态势,尽管新冠疫情爆发后出现小幅下降,次年重新恢复正增长。2012—2019年湖北省乡村振兴发展各项子系统中产业兴旺和乡风文明发展水平较高,生态宜居、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发展水平较低,但均呈增长态势;2020年突发疫情之后,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仍保持正增长态势,生态宜居、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均出现小幅下滑,这说明生态宜居、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子系统抵御风险能力不够,发展韧性还需加强。

2)地市层面看,湖北省各市(州)乡村发展速度较快,截至2021年,已有11个市(州)达到中高或高发展水平。然而,地区发展差距依旧显著,尤其是武汉市的发展水平远超其他地区,且这种差距在十年内并未明显缩小。发展不均衡不仅会带来经济层面的问题,而且涉及社会公平从而诱发社会问题,

需要引起重视。

3)从子系统层面看,产业兴旺、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地区发展不均衡,生态宜居发展动力不足,发展速度缓慢。

4)从障碍因子上看,科技投入水平和乡村治理投入水平是制约湖北省乡村振兴发展最主要的因素。这说明当前科学技术和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还不够,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还不够高,需要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

6.2 建议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设立省级协调机制,实现产业链上下游分工协作,避免产业发展同质化竞争,建立生产要素自由流动通道;加快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形成以武汉都市圈、襄阳都市圈和宜荆荆都市圈为核心的多极化发展格局;促进财政资金合理分配,扩大欠发达地区公共财政覆盖范围。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因地制宜,积极挖掘自身特色资源,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共同富裕。

第二,提升生态宜居水平。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

大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力度,鼓励农业科学技术创新,提高农业产出效率,减少农药化肥依赖程度,实施农村环境整治项目,改善农村卫生条件,提升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同时,应当加大环保节能宣传力度,使环保意识贯穿乡村生产生活全过程。

第三,推动乡风文明建设。政府应该鼓励移风易俗,建立相关奖惩机制;进一步挖掘和传承乡村传统文化,将其融入乡村旅游和文化产业,增强乡村文化的吸引力;开展乡村文化教育和宣传活动,提高村民的文化素养和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鼓励村民自发组织积极、进步的文化活动,提高村民积极性。

第四,完善乡村治理体系。选派有能力的党员干部到乡村任职,加强对乡村党员干部的培训,增强党组织在农村的领导力;强调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发展村民自治组织,如村民理事会、监事会,增强村民在公共事务中的决策权,提高村民参与积极性;基层领导班子要提高科学专业素养,制定科学高效的治理机制。

第五,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和激发社会资本参与。在地方财政紧缩的大背景下,更要合理分配财政资金,提高财政利用效率,优先保障乡村振兴的关键领域和项目。同时,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积极出台优惠政策,吸引社会资本投入乡村振兴,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资本共同参与的格局,鼓励企业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提供;投资收益合理分配,促进资金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 [1] BAI X M, SHI P J, LIU Y S. Society: Realizing China's Urban Dream[J]. *Nature*, 2014, 509: 158-160.
- [2]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 *人民日报*, 2017-10-28(01).
XI Jinping. To Win the Comprehensive Completion of a Well-Off Society to Seize the Great Vict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N]. *The People's Daily*, 2017-10-28(01).
- [3]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 *人民日报*, 2022-10-26(01).
XI Jinping. Hold High the Great Banner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Work Together to Build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n All-Round Way: Report to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N]. *The People's Daily*, 2022-10-26(01).
- [4] 叶兴庆. 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论纲[J]. *改革*, 2018(1): 65-73.
YE Xingqing.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the China's Rural 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the New Era[J]. *Reform*, 2018(1): 65-73.
- [5] 张海鹏, 郜亮亮, 闫坤. 乡村振兴战略思想的理论渊源、主要创新和实现路径[J]. *中国农村经济*, 2018(11): 2-16.
ZHANG Haipeng, GAO Liangliang, YAN Kun. Strategic Thinking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oretical Origin, Main Innovation and Realization Path[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18(11): 2-16.
- [6] 廖彩荣, 陈美球. 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逻辑、科学内涵与实现路径[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17, 16(6): 795-802.
LIAO Cairong, CHEN Meiqiu. The Theoretical Logic, Scientific Connotation and Achieving Method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J]. *Journal of Agro-Forestry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7, 16(6): 795-802.
- [7] 陈龙. 新时代中国特色乡村振兴战略探究[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8(3): 55-62.
CHEN Long. Exploration of China's Characteristic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New Era[J]. *Journal of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8, 18(3): 55-62.
- [8] 白永秀, 宁启.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提出、研究进展及深化研究的重点[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51(5): 5-14.
BAI Yongxiu, NING Qi. The Proposal, Research Progress and Focus of In-Depth Research of Consolidation and Expans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sults and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J]. *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1, 51(5): 5-14.
- [9] 尹成杰.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长效机制与政策研究[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61(1): 25-30.
YIN Chengjie. The Long-Term Mechanism and Strategy of the Effective Transition from Consolidating and Expanding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o Rural Revitalization[J]. *Journal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22, 61(1): 25-30.
- [10] 李博, 苏武峥. 欠发达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治理逻辑与政策优化[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1(6): 71-79.
LI Bo, SU Wuzheng. The Governance Logic and Policy Optimization on Effectively Linking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Under Developed Areas[J]. *Journal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1, 21(6): 71-79.
- [11] 徐雪, 王永瑜. 中国乡村振兴水平测度、区域差异分解及动态演进[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2, 39(5): 64-83.

- XU Xue, WANG Yongyu. Measurement, Regional Difference and Dynamic Evolu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Level in China[J]. *The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 Technical Economics*, 2022, 39(5): 64-83.
- [12] 时朋飞, 龙荟冰, 田子业, 等. 基于 PROMETHEE 法的中国乡村振兴水平的测度、空间分异与收敛性研究[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23, 39(8): 937-948.
SHI Pengfei, LONG Huibing, TIAN Ziye, et al. Measurement,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Convergence Test of China's Rural Revitalization Level Based on the PROMETHEE Method[J]. *Resource Development & Market*, 2023, 39(8): 937-948.
- [13] 刘惠良, 肖华茂, 刘红峰. 基于绿色发展的乡村振兴水平测度及其驱动因素[J].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 2023, 43(8): 202-210.
LIU Huiliang, XIAO Huamao, LIU Hongfeng. Measure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Level and Its Driving Factors Based on Green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 Technology*, 2023, 43(8): 202-210.
- [14] 王青, 曾伏. 中国乡村振兴水平的区域差异及收敛性研究[J].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 2023(1): 99-110.
WANG Qing, ZENG Fu. Study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Convergence in the Leve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J]. *Journal of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23(1): 99-110.
- [15] 徐雪, 王永瑜. 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乡村振兴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42(5): 129-137.
XU Xue, WANG Yongyu. The Measurement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Level of the Western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and Analysis of Its Influencing Factors[J]. *Journal of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2021, 42(5): 129-137.
- [16] 李国栋. 中国西部省域乡村振兴水平测度与区域差异研究[J]. *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38(2): 169-177.
LI Guodong. On the Measure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Levels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the Provinces in Western China[J]. *Journal of Tibet University*, 2023, 38(2): 169-177.
- [17] 宋川, 张宁. 河北省乡村振兴水平评价及空间差异研究[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4, 45(3): 187-195.
SONG Chuan, ZHANG Ning. Evalu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Level and Research on Spatial Differences in Hebei Province[J]. *Chines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2024, 45(3): 187-195.
- [18] 颜昕, 孙艳玲, 宋雪茜. 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测度研究: 基于四川省的实证[J]. *中国软科学*, 2024(增刊1): 303-308.
- YAN Xin, SUN Yanling, SONG Xueqian. Research on the Measurement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Level: Based on the Empirical Study of Sichuan Province[J]. *China Soft Science*, 2024(S1): 303-308.
- [19] 胡海, 庄天慧. 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J]. *科学管理研究*, 2024, 42(1): 126-134.
HU Hai, ZHUANG Tianhui. Measurement of the Modernization Level of Chinese Style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and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J]. *Scientific Management Research*, 2024, 42(1): 126-134.
- [20] 钟欣秀. 乡村振兴水平测度及空间分异研究: 以湖南省为例[J]. *江西农业学报*, 2023, 35(3): 227-233.
ZHONG Xinxu. Level Measurement and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Hunan Province[J]. *Acta Agriculturae Jiangxi*, 2023, 35(3): 227-233.
- [21] 李许红, 王永生, 刘释疑. 豫陕鄂交界区县域综合发展水平测度及障碍因子分析[J]. *地理科学*, 2022, 42(10): 1757-1766.
LI Xuhong, WANG Yongsheng, LIU Shiyi. Comprehensive Measurement and Obstacle Factor Analysis of County-Level Development of Junction Area in Henan-Shaanxi-Hubei[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2, 42(10): 1757-1766.
- [22] 周苗苗, 廖和平, 李涛, 等. 脱贫县乡村发展水平测度及空间格局研究: 以重庆市城口县为例[J].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2, 44(5): 23-34.
ZHOU Miaomiao, LIAO Heping, LI Tao, et al. Measurement of Rural Development Level and Study of Spatial Pattern in Poverty Alleviation Counties: A Case Study of Chengkou, Chongqing[J].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22, 44(5): 23-34.
- [23] 谭燕芝, 王超, 陈铭仕, 等. 中国农民共同富裕水平测度及时空分异演变[J]. *经济地理*, 2022, 42(8): 11-21.
TAN Yanzhi, WANG Chao, CHEN Mingshi, et al. Measurement and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Level of Chinese Farmers[J]. *Economic Geography*, 2022, 42(8): 11-21.
- [24] 张艾佳, 祁新华, 林欣芃, 等. 福建省县域共同富裕水平测度及障碍因素分析[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24, 40(3): 62-70, 87.
ZHANG Aijia, QI Xinhua, LIN Xinpeng, et al. Measurement and Obstacle Factors of County Common Prosperity Level in Fujian[J]. *Geography and Geo-Information Science*, 2024, 40(3): 62-70, 87.

(责任编辑: 申剑)